

职不算小了。后来黄巢造反，他在动荡中离职逃亡，竟然从此不再赡养自己的继母，将她遗弃。他晚年经常在江淮地区的道观中借住。

后来他又到江西吉州一带游历。天复辛酉年（公元 901 年），恰逢当地閤皂观举行道教法事，他也获准参观。道士升坛开始做法事不久，薛准忽然大叫“中箭”，神情与声音都非常痛苦，随后请人借笔、砚给他，一边念一边写了首临终忏悔诗，诗曰：“旧国深恩不易酬，又离继母出他州。谁知天怒无因息，积愧终身乞速休。”

他一写完就死了，诗中直言他遗弃继母的不孝恶行。知道他的人都说：不赡养继母，犯了不孝大罪，激怒上天遭恶报，被法事请来的神用弓箭射死了。人们记下这首诗，命名为《临终诗》警示不孝之人。

注：《北梦琐言》中记载的《临终诗》最后一句为“积恶终身乞命休”，与《全唐诗》中的记录略有不同，但含义一样。

资料来源：《全唐诗》、《北梦琐言》

正见周刊



在“终止中共移植滥用国际联盟（ETAC）”的倡议下，周二（10 月 16 日），负责调查中共强制摘除良心犯器官的“独立人民法庭”（Independent people's tribunal）在伦敦宣布成立，该法庭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

第一次听证会 12 月在伦敦举行

第 844 期

2018 年 10 月 23 日

目录

正见新闻

- 墨尔本地方节庆 民众踊跃学炼法轮功 /3
 哈佛广场传真相小故事 /3
 法轮功学员在欧亚首脑会议外和平请愿 /4
 法轮功学员海牙讲真相 揭露中共迫害 /5

文学艺术

- 窗 /5

世人觉醒

- 明白真相的亲朋及村民保护大法弟子 /8

修炼体悟

- 铭感师恩 /9
 关于解体病业干扰的一些思考（一） /11
 感恩师尊一路看护 /36
 身教胜过言传 /38
 起心动念带来的恐惧 /41

因果报应

- 《临终诗》背后的报应故事 /43

打印机、师父法像、大法经书，折腾一宿没睡，凌晨三点五十炼功，发完六点正念照常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人，每天三件事一件不落。由于我的空间场不干净，讲真相的效果也不理想，旧势力又给我演化假相——这七天是长假，警察不能抓人，八号上班就不好说了，你还是出去躲躲吧，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求师父加持我。

十月八号早晨八点，我又换了张卡拨过去，那边接电话了，他在省城有事需要办，临时改乘公路长途汽车了，很晚才到家，手机没电了。哎呀！可笑又可怜的一场虚惊啊！

师父说：“想法出来之前，选择什么很主要”[3]“这个宇宙中可有这个理，是你自己要的，谁也管不了，也不能说你好。”[4]正念来自于法。我清醒了。旧势力在我空间场安排的“怕”是物质、是生命，我不要它、灭尽它，不能再稀里糊涂的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去做，从而导致给自己造成这么大的磨难。

写出此事，意在给同修提个醒，我们的一思一念都不能偏离法，旧势力在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呢。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一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三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因果报应

《临终诗》背后的报应故事

大陆学员

《全唐诗》第七百一十五卷收录了一首《临终诗》，作者薛准。现为大家介绍一下薛准和这首诗的背景。薛准唐朝人，曾官至员外郎，员外郎是唐朝中央尚书省下属部门的次官，官

刊》都是我给他送过去。

十多年失联的同修看似偶然的机会我们又见面了，我把几年来师父讲法、和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都送给他了。我嘱咐他，把书放在行李箱里托运，别放在随手拎的包里。你放心吧，机场安检包里的书没问题。他高兴的一再说：缘分！缘分！这真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呀！，我探亲回来过几次，每次都给你挂电话就是挂不通，联系不上你，（我家住处没让他知道，我经常换手机号）今天这么巧碰上你了。我说：咱们感谢师父吧！

他乘坐九月三十日的飞机回家，中午十一点左右到家，我和他约好的十一点多我给他打电话问平安，他说：下飞机我就给你打电话，保证平安、没问题。我说：我的这个号是专用的，打完一通电话就关机、拔电池。发完中午十二点正念，我就给他打电话问平安，他关机。过了一个小时我又挂，还是关机，又挨过两小时我换了一张卡又挂，仍然关机。这时，旧势力安排的思维就在我的空间场给我演化假相了；你不能再打电话了，手机会被定位的；他在机场安检时被发现了带的大法经文；他被机场警察给绑架了；他这些年处于独修状态，没见过被恶警绑架的邪恶阵势，他能承受的住吗？我这不是把他害了吗？我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呢？恶警一恐吓他没准他会马上把我供出来，那边的恶警会马上联系我们当地国保警察.....。

我的心被煎熬的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怎么办呢？旧势力抓住了我这颗怕心，变本加厉的给我演化怕的场景，让我顺着它们安排的思维去想。

师父说：“我告诉大家，任何一颗心都会促成很大的魔难，千万不要起任何心！”[1]“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相来，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2]

我坐不住了，赶紧找 W 同修商量咋办？W 同修说：你这事做的也太不理智了，你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国殇日）安检肯定要比平时严，.....听他这么一说，我赶紧回家转移电脑、

正见新闻

墨尔本地方节庆 民众踊跃学炼法轮功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一年一度澳洲原住民足球及无板篮球嘉年华，在距离墨尔本车程一个半小时的名城巴拉瑞特（Ballarat）举行，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和教功，吸引了来自澳洲各地的游客和原住民驻足了解法轮功。

每年的这一嘉年华活动是为了凝聚澳大利亚维州的原住民社区、传承原住民文化并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为期三天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独树一帜，祥和优美的功法展示、美丽的纸折莲花，吸引很多有孩子的家庭以及对打坐感兴趣的人。十九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让人们感到震惊，纷纷在制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并表示愿意在社区中推广如此美好的功法。

哈佛广场传真相小故事



美国麻州大波士顿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一直在哈佛中心广场和哈佛几个主要校门口针对中国大陆游客，和美国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学员们再次在这里摆展板、举横幅、发资料、征签，给民众讲真相，引起许多中外人士对迫害和活摘的关注。据组织者之一的黛安娜表示，举行这样的活

动，主要是为了提醒中国人中共给中国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只有远离中共，抛弃中共才有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希望。

有一位天津来短期旅游的男士，对真相非常认同，认为共产党太邪，人类社会不会允许这么邪恶的东西存在。他介绍说，国内很多人都通过翻墙来了解真相。他对法轮功学员研发的自由门和无界浏览称赞有加。最后这位男士当场捐钱给法轮功学员，希望能为救中国人出份力。

一位六七十岁的华人在听了真相后激动地向咱们学员说：“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脊梁！”

法轮功学员在欧亚首脑会议外和平请愿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八日下午，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部份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了一场和平请愿活动，向参加此次欧亚会议的包括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内的，以及与会的各国首脑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打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办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同时展示着法轮功功法。

比利时的法轮功负责人尼科（Nico）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这个活动，目的是让各国首脑了解这场在中国仍在持续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希望让中国总理李克强看到，不仅在中国，在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些人坚持用真善忍的理念要求自己。”

炼。”[2]并不会像江氏、共产党流氓集团污蔑、诽谤的那样自焚、自杀那种歪理邪说，真善忍是宇宙大法，也是未来新宇宙的标准，不认可真善忍的都不可能进入新的宇宙，从而被淘汰掉，师父说：“这个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是唯一衡量好坏人的标准，他可不变。”[3]师父又说：“我告诉大家，如果在正法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人类将要进入下一步的事，头脑中装了“宇宙大法不好”的这个人、这个生命，就是第一被淘汰的对像，因为他比宇宙中再坏的生命都坏，因为他反的是宇宙的法。”[4]所以很多人都是上了中共和江泽民的当，还跟着中共跑，离宇宙特性真善忍越来越远，将步入无归之路，将成为中共的陪葬品，自己还不知道，危险至极。中共历次运动迫害死八千万无辜的老百姓，其特性是假恶斗，与宇宙特性真善忍相背离，是老天要淘汰的对象，所以大法弟子告诉世人要退出加入其组织党团队，是为了救度世人，并不是参与政治，是慈悲于人。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九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

起心动念带来的恐惧

黑龙江大法弟子

九月二十八日，我和往常一样走出家门讲真相。刚走到我家楼的拐角处，无意中一回头却看见了已搬家到外省十来年的 A 同修，我俩互相打招呼、并异口同声的说：这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见面机会呀！他到外地没接触上同修，这十来年师父的讲法他都没见到。他没搬家之前，每年师父讲法新经文、《周

卖肉

我居住附近的屠夫一般都认识我，并常与我兑换真相币。一次我与甲屠夫买肉，甲指着一块肉说：这块肉是否可以？我说只要买 5 元钱左右，她就切好了那块肉的小半，说刚好 5 元钱。我忙于口袋里去拿钱，她就用方便袋装好了，我把肉拿回家，正要做饭，把肉从方便袋拿出来，发现不是我要的那块小的，而是稍为大点的那块肉，误把块大肉给了我，我立刻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让别人吃亏，我把肉退给屠夫说明来意，屠夫把那块肉称了一下，电子称上显 6.5 元，屠夫笑着说你们法轮功真是好人，谢谢你，旁边的屠夫也都微笑望着我，次日，乙屠夫要与我兑换真相币，他又要做生意，又要数钱，忙不过来，我说你现在忙不过来，晚上回去数，如果少了你明天告诉我都行，我相信你，全补给你，他伸出大拇指说，你们法轮功都是这个，从此以后屠夫再也不要当着我的面点钱数了。

给人解决燃眉之急

一次我在某公园里讲真相，看到公园里有一中年男子无精打采坐在水泥凳上，我向他打听，他说在外面打工回家，在回家的路上钱被扒手扒走了，没有车费用回家，我问居住在哪里，需多少钱，他说住在某某地，需要十五元乘车钱，我从口袋掏出二十元钱，说给你十五元车费五元钱吃早餐，他非常感谢我，并要求我留下电话号码，说以后还要把钱还给我，我说自己是学法轮功的，不需要还，是法轮功师父要我们这样做的，并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且还给他作了三退。

一滴水也能映出太阳的光辉，上面虽然是几件细小的事情也能反映出修炼人的心态，真正能了解修炼法轮功的人，个个都是按照真善忍做个真正的好人，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法轮功是块净土，师父说：“我说我们法轮大法这块是净土，我敢这样说，我们学员要求心性很高嘛。我们要求学员重心性修

法轮功学员海牙讲真相 揭露中共迫害



法。

十月十五日，荷兰媒体《共同日报》（Algemeen Dagblad）报导了这次法轮功学员的呼吁活动，并拍摄了相关视频。荷兰七个不同地区的媒体也先后上载了这段视频。

荷兰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王家恩在接受《共同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将江泽民绳之以法。现在，江泽民被很多人以“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王家恩向媒体介绍了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理念。视频中还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平和的炼功场面。

文学艺术

窗

大陆大法弟子

窗，比家里的高许多，这是监舍内唯一能看到一丝阳光的地方。它很小，但它是封闭的。想家的时候，她就望望一虎口的天空，这两年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她是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警察绑架到这儿来的。恶警要对她动刑，让她说保证以后不修炼的违心话，她以零口供的方式拒绝了。虽有些皮肉伤，但恶警没敢往死里

打。当第二次要她写保证书时，她望了恶警一眼，恶警转身就离开了，那一眼那是不动如山的正念，正视恶人，恶人不敢行恶，从此不再管她，相比其他同监舍的人她自由了。所谓的自由就是内心没有一丝怕心，心中只有大法，那是令邪恶胆寒的。她成了她们监舍中的神。她可以背法、炼功、发正念，无人能动得了她。她打坐时就是一座山，同舍的人都静静的，没人吵闹。

两年来，黑夜里，她经常望着比监舍亮堂的星空，那一虎口的星空，为什么来这里？还有哪些心没有放下？家里五岁的儿子不知道过的还好吗？放不下的终得放下。修真、善、忍没错。但她就是出不去，找不到什么原因被旧势力抓了把柄。她在执着中找着执着，有一天她发了一念：修炼路上不管我有什么心没有放下，我有师父在管，我的一切是大法给的，旧势力无权安排我的路。全盘否定，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出去，中秋节前必须出去。

这念，就那么神奇，她得到了中秋节前一天回家的通知。夜晚，再望向窗，那个还不是很圆的月亮正好挂在窗口，光线是柔柔的，温暖的，她体会到了佛恩浩荡，感觉到师尊就在身边时时看护着她。

窗外就是自由，那是肉身的自由，而内心早已自由。因为她怕心全无，她认为哪儿都是她的修炼场所。有些警察被她的善良感动了，有时

偷偷帮过她；舍友被她无私的正念所感化，决定做个好人不再干坏事；而跟她一起比划炼功的舍友早已三退。回家只是换个修炼环境而已对她来说，该讲的真相两年来也讲的差不多了，该劝退的也退了。她想该离开这里了，毕竟这里是监狱，好人怎能被关这儿呢？她选择了中秋节前夜出去。

望着窗，窗好像也望着她，两年的默默相对，窗好像也有了灵性，万物皆有灵，她找了块布擦玻璃，她惊奇的发现玻璃上出现了一丛优昙婆罗花，数了下大概二十几朵，那是佛国圣花呀，她在家时查阅过资料，所以认识，纯洁无比啊，非人间

什么围攻中南海，自焚等等（受中共宣传毒害很深），这时有一位近 80 岁的老人上车，没有座位，只好站立着，好象是有病，很可怜的样子，我看到老人很艰难的站立着，我就主动的把座位让给了他，他非常感谢。就这一小小的举动，车子里忽然鸦雀无声，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是我的让座堵住了他们的嘴，车子里那么多青年、中年人都没有一个让座的，还得靠我这个老年的大法弟子来让座。身教胜过言传。师尊说：“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份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象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他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他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他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1]

卖藕

一天中午，我从外面讲真相，正往家赶，遇到一位老年人对我哀求地说：“我要赶紧回家有要事办理，我挑的藕快卖完了，还剩下这一小堆，大约有 4、5 斤，全部给你，只需给 3 元钱就行了好吧？”我说：“既然你有困难，那我就来帮你，我是修大法的，师父教我们要与人为善，我看你也是挺辛苦的，我给你 5 元钱好吧。”他高兴地说：“我只遇到少给钱的，从没遇到过多给钱的，你们学法轮功的心地善良，知道卖菜的农民辛苦。”再三谢谢，然后我顺水推舟给他三退了，并送给了真相资料，他都愉快的收下了，并非常乐意的退出了少先队组织。

尽，怎么能走出人？怎么能做到“截室世下流”（《洪吟二》（普照）），正在自己意识到危险之时，师尊看到了这一普遍现象的危害，明慧编辑部提出卸载微信等所有软件。我们群里曾要求不许退群，不许长期不发信息。但我别无选择，告诉群主一声，毅然卸载干净所有软件。我首先考虑的不是被监控，而是斩断这些肮脏物质的污染，清除情色等败坏物质的干扰。断绝了这些后，环境清净了，立刻觉的时间很宽裕，精神很轻松，甚至连电话都没有了，就好象没有了手机一样。我开始了静心背法，精進修炼。

感谢师尊的呵护，但我们不能依赖呵护。自己的心不动，不主动放弃执着，就提高不上来，就走不出人来。形势不断变化，我们修炼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上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下不负众生的殷切期盼，我们只能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自觉排除一切干扰，披荆斩棘，在世风日下的乱世中逆流而上，早日走出人来！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身教胜过言传

衡阳大法弟子 真言

我曾经是一名中学特级教师（75岁），修炼大法已有20年了，在这20年中我终于闯过了政府关、单位关、家庭关，我放弃了特级教师的名，放弃了丰厚的待遇，坚如磐石的走到了今天，我就是要坚信这个大法，坚修这个大法，跟师父回家。下面仅举我近期修炼中的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让座

一次我坐在公交车上与同坐讲真相，同坐不但不接受，反而说你们法轮功的拿着共产党的退休金，还要反对共产党，真没良心。旁边的人也来附和他，当时车子里有不少人都在议论法轮功这个不好，那个不是，什么有病不吃药，什么跳楼，

所有。玻璃上、钢管、植物上等等。看上去不可能生长的地方都能生长，无需任何这个空间的养料。哦，逆流而上和她的品性相合，两年的朝夕相处，窗，送给了她最好的礼物——这几朵佛国圣花，它明白，她的品性非常人能及。恶警利用亲情对她的所谓考验，看上去就像小儿科，不值一提，她一步就跨过了。对宇宙真理的坚定，令一切生命对她尊敬，她是大法徒，宇宙中最让生命羡慕的称号啊。

中秋节，她被丈夫接回家了，由于她的归来，家有了生机，由爷爷奶奶带着的儿子一直不合群，邪恶绑架了她，其实也绑架了她的家人，日夜的思念，写在了满桌好菜却无人欢笑。她先夹了菜给婆婆，婆婆叹口气：“总算回来了，咱老百姓斗不过共产党的！……”公公打断了婆婆的话：“孩子，吃饭吧，回来就好！”。此刻家人已满脸泪痕。

中秋夜，月正圆，她打开了窗，这是自家阳台上的玻璃窗，虽然阳台是透明的玻璃，她还是打开了窗，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了口，秋夜微亮，伴着乡下泥土气味。望着天上的那轮圆月，还在狱中的同修们此刻还好吗？屈服和正念之间，那真是一念之差，天壤之别，有些学员在恶警的高压下说了违心的话，这最让她难过，她很想帮助她们。路还得继续走，三件事得继续做好，直到法正人间。这时她突然发现月亮比原先更亮。哦，光明既将来，与恩师大团圆为期不远，她预测，江氏流氓集团必将遭到应有的下场，历史上东窗事发的秦桧夫妇，因陷害忠臣岳飞而被后人千夫所指，遗臭万年。

夜深了，回到房间，随手按下了播放器“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这首天音歌曲《让生命去感受》也飘向了窗外飘向了远方。

世人觉醒

明白真相的亲朋及村民保护大法弟子

湖北省大法弟子

去年，邪党以要开“十九大”为由，迫害大法弟子的 610 人员开公安警车骚扰农村大法弟子，该村干部和乡亲都保护大法弟子，610 人员只对该大法弟子的房子非法拍照后溜走。

今年 9 月份起，邪党为保国殇节的稳定，用所谓“扫黑除恶”做幌子，却把遵纪守法、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也列为维稳对像。9 月 13 日，当地镇 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开着一辆公安警车，准备到一偏远农村大法弟子家去骚扰。该警车走到一岔道口处，不知怎么走了，就问附近的居民。刚好被骑车路过那儿的该大法弟子的女婿看到并听到了几个人在问他丈母娘的名字。于是，她女婿赶紧给自己的岳母打电话，让她避开那辆警车。因为她丈母娘也骑车在附近的公路上。

大法弟子得知消息，赶快给在家中的儿子打电话，要他把大门关上，不开门，并把家里东西收拾一下。他儿子得到消息，照母亲说的办了。

接着，大法弟子的一表嫂在村里知道消息后，赶紧给她认识的一位离大法弟子家近的熟人打电话，要那位熟人快点去叫大法弟子离开当地。那位熟人听说后，立马气喘吁吁的跑到大法弟子家去通知她快点躲起来。当大法弟子的儿子告诉他，他妈已经知道了，那位乡亲熟人才放心的走了。

等到警车到大法弟子家时，他们没见到大法弟子，也没到屋里去。只在外面对大法弟子家的房子非法拍了照，就走了。

警车走后，大法弟子的儿子又接到他堂嫂打过来的电话，十分关心此事，并想保护大法弟子。那个村从村干部到亲戚及乡亲，都发善心保护大法弟子。

得到消息的大法弟子们也帮着给被骚扰的同修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同修正念过关。

优盘需多加谨慎。本次出行是很多人集体网上买票，我怕身份证消磁不能取票影响大家，本来很多人就不敢听真相。我就单独在小售票点买票不用刷身份证。还有检票一关，因是凭身份证电子自动检票，为了稳妥、安全，我前一天专程去车站勘察，发现有两个检票口有工作人员但同样是电子检票。第二天，我只有带好真相优盘在有人窗口正念闯关。一进候车大厅到检票前我正念清除邪恶，请师父加持。我按要求把身份证放在下票放在上，刚一放在电子仪器上，立即发出和正常身份证一样“滴滴”的响声，迅速通过，我心中激动但较冷静，谢师父保护弟子。几天之后返程时，同样的做法，不同的车站，取得相同的效果。虽然带的资料不多，但我由衷感恩师尊全程看护！感谢众神一路相助！

作为修炼二十多年的老弟子，退休后，除讲真相外我基本与常人没有联系，平时基本不与常人接触，已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二零一六年同学聚会后被拉进了微信群。从此打乱了多年的平静。清晨起床后铃声响个不停，微信群里浮躁的各种信息喧嚣不断，养生保健的、歌舞表演的、祝贺生日的，生活常识的。我虽然没有兴趣，为了看热闹、猎奇，在炼功发完正念后总是浏览一下，这一下就用去了不少时间，更险恶的是转发歌曲都是靡靡之音的情歌，每天都有人转发十几首，甚至博得了年过花甲人的青睐。开始听时不觉得怎样，次数多了能感觉到空间场里充斥着情色等肮脏物质，甚至有的男女同学在群中也表达情意，全没有曾经的含蓄与矜持，有意转发些煽情的东西。虽然没看多少，总想打开知道什么内容。

时间长了不仅精神受到污染就连自己的情色之心也蠢蠢欲动。作为大法修炼的老弟子每当打开这样的东西，心中不免生出愧疚，感受到了师尊就在眼前看着你，师父赞我们逆流而上，而我这不是和乱世同流合污吗？情、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人世间充斥着情、色、欲，这也是我身上隐藏很深的执着，现在能被乱世的诱惑勾引出来，说明头脑中败物还没有舍

也不要跟其他同修说这件事。

感恩师尊一路看护

大陆大法弟子

近来，在交流文章中看到，有同修在公园里讲真相给常人唱歌曲“莲花颂”时，有一阿姨看到同修身后半空中一尊大佛，卷头发，双手合十，全身放出金光，宝像庄严，微笑着看着我们。看完了很激动。其实，这只是有人看见了，没看见的又何止万千次。多年的修炼中我们应该体会到的是，我们每过去一个关，层次提高一点点都离不开师父为我们辛勤的付出。师父为我们讲解法理，帮我们演化功，替我们消去大部份业力，在修炼路上还能一路看护、保护着我们每一个弟子。在近来的修炼中我体会很深。

一次在医院里讲真相，为了让人相信“三退”保平安是千真万确的事，我和听真相的人说，我就是炼法轮功的。当时坐在旁边的一个男子听到后立即站起拿出手机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拦着我不让走。威胁我问道：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在电话里喊：我抓住一个！让你蹲个三年五年的。危险突然降临，但我没紧张，还没想到求师父就好象知道师父在身边。我坦然回答：知道，但你能这么做，对你自己不好，我是为你好，为你好！听我这么说，他仍不放手。我不再说什么就是看着他，停了一两分钟后，他突然就不喊了。犹豫一下说你快走，你走我就不打电话了，他慢慢放下了手机，我深知是师父震慑了恶警的气焰，为我摆脱了危险。

近两年我们搞了两次同学聚会。全班四十人唯有我一人修炼大法，聚会中救人难度很大，没有大面积展开。今年八月份又一次聚会，我每次都带点真相优盘个别送出。因出行时安检很严，首先一关就是火车票的问题。我是二代身份证，听说里面有识别信息，几年前自己用微波炉消磁了，背面有个烧焦的黑洞，每到银行等办事都刷不出来，很麻烦。为了带真相资料

在强大的正的作用下，一场气势汹汹的迫害大法弟子的计划破产了，邪恶灰溜溜的回去了。同修当晚安全回家。

修炼体悟

铭感师恩

四川大法弟子

每个真修弟子都或多或少的知道“师恩浩荡”，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由于修炼状态与层次的限制，我看不到、甚至感受不到超常的很多事情，但我在学法中，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感受到了弟子的全部都是师父给予。

我们通过学法，知道了人类的历史都是为了今天传大法而垫定的，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帝王，有的是师父的分身，还有很多是大法弟子转生。师父说：“有很多人为了得法，在历史上掉过头，在历史上也在修，而且修炼中也是吃了很多苦啊。”[1]我们只知道有的大法弟子在历史上掉过头，但是，有多少人悟道师父为了宇宙众生、为了传法、为了奠定人类的文化，不止一次付出生命。大家都知道的岳飞和韩信都是师父转生，岳飞精忠报国，被奸臣害死，留下了“忠”的文化；韩信以受胯下之辱留下了“忍”的文化，韩信打下天下因为功高震主而被害死，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点，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历史记载：岳家军统帅几十万人，韩信统兵百万。这些当年追随岳飞、韩信的将士，现在很多都成了大法弟子。我悟到：岳飞、韩信的舍命是为了与其结缘的将兵，为了消去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将兵的业力。因为历史上和师父结过缘的，每一生师父都帮他们消去了业力，不带着业力转生，以便今后得法修炼。

我们知道，与师父结过缘的大法弟子转生，都是自己在高层次上看到转生到哪一家能得法，自己选择的。师父的转生更是师父自己安排的，每一步怎么走，也都是师父定的。我想：以师父的无量威德，为什么还要定下用自己的肉身生命付出来

替众生承担业债？而且，岳飞在被害死前更是遭到了百般拷打、“披麻戴孝”等刑讯逼供。据记载：披麻剥皮的大刑向来不入正典，先是把麻布条蘸上热胶，粘在囚犯赤裸的皮肉上，鱼鳔之性最黏，粘住了就别想分开，待到凉干了之后，倒拽麻布条，一扯之下，就能连皮带肉撕下一块，所以也称“披麻拷、扒皮问”。即便是铁石心肠的硬汉子，也万难熬得住这种毒刑，真可谓“直教铁汉把魂销，纵是狂夫也失色”。岳飞却硬挺过来了，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最后也没有被屈打成招。

《正见》网上曾经有一篇同修的心得，同修看到师父为弟子无比巨大的承受，师父本可以不用承受有的巨难，师父都承受了。同修含泪问师父为什么替弟子付出那么多，师父说为了你们更好的得法修炼。这是我记得的大概意思。师父说：“其实有许许多多你们不能知道，永远都不能叫你们知道的度你们如何的难。”[2]当我们真的看到师父为我们付出的那一切，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感激师父。但即便我们圆满了，也无法完全知道师父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啊！由于层次所限，我们又怎能更深的理解师父的“更寒在更高处”啊！

师父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的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3]师父只是说出我们能够理解的一点，将来我们会知道更多的师尊为我们的付出，我们用尽今后永远的一切，也无法报答师恩。当下，我们唯有精进不停，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让师父少操一些心，多一些宽慰。

让我们再温习一遍师父的诗词《高处不胜寒》：“操尽人间事 劳心天上苦 有言诉于谁 更寒在更高处”[4]。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加拿大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北美首届法会讲法》

也在这次跟同修 E 闯关中放下了。

因为在面对同修时，我好多次都想冲口而出，我这次是怎么除恶的，但都被我硬忍了下去。我发现修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原来也是在同化真善忍中的忍字呀。这需要那么强大的忍才能控制住自己。我忍着，希望自己不是强忍，而是把自己做的一切，不当回事的忍，直至放下。期间，我在做家务的时候，我听同修写的《忆师恩》，我经常泪水涟涟。里面有位同修说，师父在一瞬间对病人手到病除后，病人及家属的感恩，而师父在扶起下跪的病人时，师父对自己做的一切淡淡的，一点没觉得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那时亲眼所见的同修，内心震撼了，而我听着听着，我内心也震撼了，我也明白了，本身生命的无私就是理所应当的，大法弟子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应该是默默无闻的。而默默无闻也是同化真善忍中的忍啊。

在同修 E 的病业中，我发现了旧宇宙的生命都喜欢夸大自己的作用，这时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也就无法得到提高。旧势力就是这样，它们觉得自己在帮助师父正法，还觉得自己尽心尽力了，从来不用法来衡量自己，最后它们被自己这种自大的心淘汰的尽绝。当我放下自己那个自我感觉了不起的心后，再看同修 E，才发现她在面对那么严重的病业时的坚定、吃苦能力，她平静的继续的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而她的腰还在时时的疼着。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终于不仅能在自己做了点证实法的事时，不飘飘然了，还能放下自己那些成绩，看到别人的了不起，找到自己的不足了。感恩师父！让我在这次经历中提高这么多，认识到自己这么多心，放下了。

后来看到同修 E 老是犯困，打不起精神时，我觉得有点危险，所以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把帮助她发正念的事告诉她了，希望能促使她赶紧精进起来，尽快闯过困魔或者求安逸心这一关，能够重视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之一：发正念。而那时我心已经很淡泊，完全没有是自己帮助了她的心了。而且我强调几遍，那是师父帮助你的，不是我，你千万不要觉得是我做的，

的，更大的神通都会出现的。你将来怎么办？作为我们学员、弟子，将来这种事情你自己出现也好，别人出现也好，你不要去崇拜他，去求这个东西。你的心一变，马上就完，你就掉下去了，也许你比他还高呢，只是没出神通而已。最起码你在这个问题上掉下去了，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事情已经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了，因为很快就会出现这个事情，一旦出现，你把握不住就不行。”师父在讲法中说的很明白了，无论是被崇拜的，还是崇拜的同修，只要把握不住，一起这个心，都会掉下来的。我看到很多跟着同修走的，慢慢的就不会自己在法上修自己了，最终状态滑下来了，出现病业状态的有，滑到常人状态的也有。而那些帮助同修，却不是引导同修在法上修自己，而是不知不觉中让同修围着自己的，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人家最后信奉他了，认为他讲的有道理，然后越来越相信他了，结果这些人崇拜他，不崇拜宗教了。他自己名利心一起来，叫大众把他封为什么东西，从今以后他立起来一个新的宗教。我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属于邪教，即使它不害人，它也是邪教。因为它干扰了人们信正教，正教是度人的，它却不能。”（《转法轮》）那些带着同修们跟着自己走的，不就是自己又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吗？其实不知不觉中起了干扰的作用。师父的很多讲法，我都学不知道多少遍了，甚至都背了很多遍，却直到现在才明白，才拿来真正的对照自己。

感恩师尊让我通过这次机会找到自己这么大的漏洞，并弥补它。当我自我感觉良好和显示心修掉的时候，当我开始注意修口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要表达了，只想默默无闻的修好自己，默默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我除了参加集体学法，我不喜欢到处窜了。我理解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的“何为开悟”一文中说“其实往往那些开悟的都是不表现自己而静静实修的弟子，年岁不等，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很可能是不招眼的人。”当有同修说我现在比之前状态差多了的时候，我只一笑，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了。名利心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高处不胜寒〉

关于解体病业干扰的一些思考（一）

大陆大法弟子

最近在同修整体中出现病业状态的比较多，有的同修正念闯了过来，也有失去肉身的，让人深感痛心。我也经历过严重的病业干扰，在法上走了出来；也有帮助病业中的同修闯过来的经历；最近又有在病业即将来临时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彻底解体的心得体会；还有跟同修一起闯病业关失败的情况，病业同修最终在无奈中离世。想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同交流探讨。

一、走出病业

二零一五年冬天，我由于贪便宜、虚荣心、色心等在网上低价买了一双高筒真皮靴子，穿上后很合适，很好看，心里沾沾自喜，就天天穿着。不长时间，右小脚趾处有点磨脚，发痒，象冬天长了冻疮的感觉，我想长个冻疮嘛，没啥事。后来发现小脚趾丫处开始烂、痒，有点象脚气，潜意识中仍觉得脚气是小问题。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就是这种“皮肤问题是小事”的常人观念给了邪恶可乘之机。

二零一六年的春天，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小脚趾丫处的肉开始腐烂，发臭，并不断的往深处烂，同时其它脚趾也开始发痒，我才开始重视起来，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

“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而我没有及时的警觉，才让邪恶滋生。紧接着，有一天晚上睡觉时，我全身瘙痒，睡的迷迷糊糊，脑子不清醒的情况下，又想到身体跟脚趾离的远，互相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我没多想，就在身上抓了一遍。这是邪恶在我迷糊的情况下，继续钻我常人观念的空子，以致于我不能及时警醒。很快，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开始腐烂流脓，继

而身体肿了起来，两只胳膊肿的有小腿那么粗，身体里面灌满了脓。脚丫处更是烂的臭气熏天，就是猪肉臭了的味道，但是我脚腐烂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猪肉在盛夏的腐烂的速度。看那样子，脚上的烂肉只要一碰就能掉下来，露出里面的骨头。从脚趾腐烂到全身肿胀、奇痒，每个毛孔都流脓，只几天的时间。整个身体的样子，看起来很可怕，很多同修都觉得触目惊心。

为了在清静的环境下更快的闯过来，我在外面租了房子。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是旧势力的迫害，但是来势太过凶猛迅速。同时一个声音告诉我“两天后，我让你烂死在这个床上。”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叫嚣。我一时找不到执著所在，严重的病业也让我心中有很大的压力。这时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的《排除干扰》经文中教导我们：“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所以，在自己没有什么头绪的情况下，首先坚定信师信法的信念，因为法是万能的。我每天大量的学法背法，不断的坚定我在法中闯过来的正念。当这个病业发展到已经让我面对生死考验的时候，由于我以前在被绑架时就放下了生死，所以在这场病业中，生死的问题对我并不构成任何障碍。只是当一个负有使命的大法徒真的不能继续履行救度众生的使命的时候，我的内心有那么深的哀伤，“还有那么多的生命没有得救……”白天，我仍象往常一样背着满满的一包《九评》《我们告诉未来》等光盘，走在路上向世人分发着，讲着真相，心里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再多救一些，多救一些人。

那时走在街上听我讲真相的世人哪个也不知道，我包在衣服里的每一寸肌肤都在流脓，脚上的肉都几乎要烂的掉了下来，只有两只手和面孔从外观上还看不出异样，但是脸内的肉的组织里面也已经密密麻麻的长满了脓包。在街上给世人讲真相的时候，我完全忘记了这一切。思想中生死已经离我远去，好象也感觉不到痒了。只有面前这一个个生动的面孔，心里只想着再多救一个人。我想，只有在最紧要的关头，才能看到一个修炼人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那些虚荣和个人的生死全部变

么都做主。她当时对那位说了她的同修很怨恨。我想那是旧势力在利用那个同修的口在说她的吧，其实都是师父在做主，这也是旧势力在钻她把自己摆在整体之上心的空子，迫害她。结果她也被迫害的掉下来了。

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说的很明确了，“给他功的目地是叫他修炼，往上提高的。在做好事的同时开发自己的功能，长自己的功，可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不是讲了吗？不能给他讲法，悟的到就悟的到，是个悟的问题，悟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无论是师父让我们帮助同修发正念也好，还是其它的证实法救人的事情也好，师父给我们的功是让我们做好事的同时，修自己的，往上提高心性的。可是我们很多同修却正好是师父在这里说的反面的例子，“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他以为给他这个功，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其实是让他修炼的。名利心一起来，他的心性实际上就掉下来了。”我们好多同修，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不服其他同修了，自己名利心一起来，掉下去了，才想到剜心透骨的找自己，才发现自己以前飘飘然的状态有多么可笑，不是提高上去了，而是掉下来了。同时其他同修的崇拜表现出来的也是师父《转法轮》中讲出来的反面的例子，“我跟大家讲出这个问题，就是要告诉大家，一旦这样的人出现，你千万不要把他当作什么了不起的觉者。这在修炼上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才是对的。不要看到人家功能啊，神通啊，看到一些东西，你就跟他去了，就这样听去了。你也会害他的，他会生出来欢喜心，最后自己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关掉了，最后掉下去了。开了功也会掉下去的，把握不住开了悟也会掉下去。那佛把握不好还往下掉呢，何况你是个常人中修炼的人！所以不管出了多少功能，多大的功能，神通显的多大，你一定要把握住。我们最近有人坐在这儿就没了，一会儿他又显现出来了，就是这样

因为这句话说的多了，就司空见惯了，心灵不再受触动，听麻木了，就是不把师父和法当回事了。哪怕是师父让我在哪段时间帮助下其他同修，那是让我在助师正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本来就是应该做的，没有啥好飘飘然的，而且我们的一切能力也都是师父给的，同时更是让我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修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能暴露出自己平时隐藏很深的，一直没意识到的那颗做点事就自我膨胀的心。如果不精进，就顺着这颗心掉下去了。如果我们能时刻谨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这样就能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向内找，修自己，在这颗自我膨胀的心出现时，才能及时抓住它，修掉它。而我是经历了这么惨痛的教训，才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真正的发现了这颗心。

庆幸这次我听师父的话，没有到处宣扬自己。随着自己修这颗心，心理慢慢的平服下来，再也没有“不说谁知道”的这种心理了。而且我从这段法中还悟到，师父讲的“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以前我总觉得是在正常的生活修炼状态下，起了在法之上的心，彻底掉下去白修了，是那种很表面的对法的理解。现在我才明白，旧势力抓住我们这颗自我膨胀的心，把自己摆在法之上的心，进行绑架，让我们掉下去，不就是白修了吗？师父讲的很明白了！为什么要发表从新修炼的严正声明呢？不就是因为白修了，才要从新修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白修了得重修吧，又从新往上修，费了好大劲儿又修上来了。这回他害怕了，他心里说：我可别高兴了，再高兴又掉下来了。他一害怕又掉下来了。害怕也是一种执著心。”我以前读师父这段讲法时，总觉得这个修炼人可笑可怜，现在想想我自己的修炼经历何尝不是如此？修炼过程中，什么心一起来了，掉下来，白修了，又从新修，然后又哪颗心没意识到，又摔一跤，又得爬起来从新修，修炼路上走的跟头把式的。而且当我关在洗脑班时，有一位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同修，她是某地的总协调人，她说自己是因为“膨胀”被绑架的。而跟她同时绑架的同修，在洗脑班把当地的一切事情都推在她身上，说她在当地什

的一钱不值，心里最后悔的是不能再多救这一方众生。师父在《二零一四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修炼人哪，你们有多大的责任哪！将来你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你们只有后悔！”我当时切切实实的体会到那种后悔的心情。不是为自己能不能修成，心中担忧，而是为不能再救人了，很多众生可能要销毁的那种极度的悔恨与自责。

有一次我讲完真相回来的时候，师父的声音告诉我：“你现在走了，也可以圆满的，我带你走。”我当时思想中对师父说“师父，您来接弟子走……”突然又觉得不对，我还这么年轻，我现在走了，自己的生死是小事，可是我炼法轮功，几乎整个市都知道，哪怕我真的圆满了，这影响，可让其他同修以后怎么救人呀？有多少众生会被毁掉？！就这一念，我立刻发现这个声音不是师父讲出来的话。是旧势力造出的师父的形象在欺骗我。我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中《去掉最后的执著》中写到“其实这也是到了放下最后执著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修炼者你们已经知道了、也做到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著（包括人体的执著），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了。那么执著圆满是不是执著哪？不也是人心在执著吗？佛会执著圆满吗？其实真正接近圆满的修炼者是没有此心的。”“特别是一些在痛苦中忍受不了的学员最容易产生想离开人间、快些圆满的念头，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你们已经走过最艰难的时期，在最后一个执著中千万要放下心。”“此时你们如果没有执著圆满的心，邪恶就无法再钻最后一个空子。”我突然明白旧势力看我能放下生死，就又在考验我对圆满的执著能不能放下。只因我心里装着宇宙众生，而不是个人的圆满，所以没有上当。我不知道，有多少因病业离世的同修，是因为求圆满的心被旧势力钻空子、欺骗而失去肉身的？因为失去肉身的同修已经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也无从得知。写到此，我突然想到曾经明慧有一篇交流文章说一位小弟子天目看到：一位讲真相非常好的老年大法弟子被色魔演化出的菩萨形象接走。当时，我只注意了色魔的

问题，现在突然想起，这位同修是不是也是被欺骗而离世的？比如那个假菩萨说，师父让我来接你？否则同修怎么可能会跟它走？我写出自己这段经历，是希望正在病业中的同修不要上当受骗。哪怕在痛苦中，也要清醒的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和遇到的每一件事，因为只有法才能破一切邪恶。

这样，我没有如旧势力的愿两天就烂死在床上，而是继续在全身痒和脚趾腐烂的情况下，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还记得，我有一天晚上一个人盘坐在地上，背着法，整个身心沐浴在法光中，突然心中豁然一亮，“色欲心！”我突然发现是这个执著的根子被钻的空子，那种找到执著的感觉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乱找，找了一大堆也不得要领，而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我是因为整个身心完全置于病业之外，而沉浸在法中，被法浸透的身心，那色欲的根子已经无法隐藏的被曝光了。当时我心里坚决不要的时候，瞬间师父出现在我面前，将我一条胳膊里的脓全部抽了出去，那条胳膊的肿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的缩了回去。我继续背书，又一次看到这个色欲的根子，我又狠狠的切断的同时，师父又抽去了我另一条胳膊的脓，自此我两条胳膊恢复了正常。那一刻我内心无比的震撼，同时对师尊充满了深深的感恩。

两个胳膊都消了肿，但是脚趾的肉还是一直在烂着，很臭。我也继续背着书，做着三件事。那天我背到《转法轮》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中的“……可是眼睛却看不见真相，这双眼睛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时，我心里一震，既然我眼睛看到的都不是真相，我干嘛要看？从此我再也不看它了，有同修来看我，关切的想看看怎么样了，我也不让看，我说“眼睛看到的都是假相，何必要看？”就这样，过去了大约一个星期后，有位阿姨同修来了，打开我的脚一看，腐烂的肉不见了，取而代之是新长出来的嫩嫩的新肉。那一刻，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位叫“马忠波”的女同修，在被邪恶迫害中，两只乳房全部烂穿了，师父一夜之间给她造了两个新乳房。当时看

然的，邪恶的这句话也是师父在点悟我，是因为什么原因在迫害我，但我当时没想明白，就搁下了。但这话一直在我心里回旋着。这时我想到，前些日子同修 F 在集体学法时说的：“很多人都说你法理清晰，我觉得你是法理不清。”当时我想很多人？真有这么多人吗？我不断的向内找着，师父就把这几件事一起打到我的脑海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因为色的原因被迫害，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证实法中在突出自己证实自己呀，我都显得那么突出了！很多同修觉得我法理清？我法理再清，我能有大法的法理清吗？还别说我连续遭迫害，这根本就是法理不清的结果。同修们夸我？那在同修心目中，我的位置在哪了？而这次师父苦心安排的让我发正念，又不让我说，不就是在让我找到这个既严肃又可怕的问题吗？

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的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每次学法时读到这里，我都没有往自己身上想，总觉得自己是坚定的，是信师信法的，也从来没把自己摆到大法之上，可是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自己摆到法之上了，那不也一样吗？！原因就是自己悟到点什么，做了点什么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这颗心一起来，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强，进而就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这已经很危险了，试想在整个宇宙中谁能在大法弟子之上？只有师父！可我把自己的摆到了什么位置上了？

这些日子针对这颗心，我也思考过很多，我们都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在带大法弟子，师父在正法。”但是

的心扭曲了很长时间。那几天我见到她时，每次都告诉她“那就是因为我帮你发正念，你才能过来的”，我不断的往下压着自己这颗心，直到有一天，师父在梦中考验我，梦见她抱怨我不应该把她的病业告诉别人，我在那颗不平衡的心驱使下脱口而出，“我其实有些事情根本就没跟你说！”说完这句就闭嘴了，梦中意识到自己那颗付出了就应该得到感激的心，如果反而被不理解就极度不平衡的心。尽管是闭嘴了，但是师父还是让我看到了自己这颗心修的有多么不扎实。

除此之外，我特别想把这次正念除恶拿出来跟当地所有的同修分享，这时我脑海里出现了我之前分享自己心得时的状态，跟师父在《转法轮》“显示心理”说的简直一模一样：

“我有本事，强者。”“大家围着听，他在那儿讲，用自己的理解添枝加叶传小道消息。什么目地呢？还是显示自己。还有的人传些小道消息，他传他，她传她，津津乐道的在那儿讲，好象他消息灵通。我们这么多学员都没有他明白，别人没有他知道的多，他已经形成自然了，可能是不自觉的。他在潜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显示心，那么强烈的显示心！现在想起来自己从前显示自己的丑态，都很脸红。

我思想中还不断的翻动着，发正念这么重要，可其他同修都不重视，我不说，他们怎么可能重视？这样会给整体带来损失。这个看起来似乎很正的想法，在我心中翻腾了好多天之后，我猛然意识到，我为什么老这么想？这一向内找，马上发现自己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了什么成度！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是师父在带，法在点悟着大家，我算什么？我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修炼人吗？我不跟大家交流，大家就不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这一想，我心里强烈的震颤，我居然不仅有在同修之上的心，甚至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认识放在法之上了，甚至把自己放到师父的位置了，我吓出一身冷汗。

这时我突然想起，二零一六年，邪恶把我绑架到洗脑班的情景，那个六一零头目在车上说，“没想到你在我们市还起那么重要的作用啊！”我知道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

这篇文章时，我极其震撼，震撼师尊的慈悲伟大和无所不能，也震撼于同修的正念。心想，师父能一瞬间造出一个新乳房，这我相信，但是，那得修炼人有正念，师父才能做的呀，我差的太远，我可做不到。当这一切真真切切的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原来正念正行我一样也能做到。师父在《法轮大法 欧洲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弟子：许多学员不知自己修的怎样，怀疑能否圆满修成？”

师：这也是执著，而且不相信的本身是修炼的最大障碍。”我悟到很多时候关过不好，不是因为不相信师父，而是不相信自己造成的。觉得别人能过去，自己不行，师父在这里告诫弟子们说“不相信的本身是修炼的最大的障碍。”我有了更深的体会了。

自此，我完全闯过了病业关，历时不到两周，没有让同修给我发正念，陪我读书，基本没有牵扯同修的精力，完全在法上闯了过来。没有任何诀窍，只是因为我信师信法，法的无所不能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是伟大的师尊看我找到了问题所在，帮我解体了旧势力的迫害。

这其中还有一件事，当我在病业中时，很多同修因为关心来看望我，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一个精進的同修在我身边坐一会儿，我就能精神起来，而那些平时不精進的，看电视，甚至色欲心重的人，来了，我能清楚的感受他（她）们空间场中的邪恶直接进入了我的身体，走后，我的病业状态变得更加严重，得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解体邪恶，抵挡的住旧势力的迫害。所以，我悟到，修炼不是常人的“人多力量大”，当有同修处于病业中时，不要什么同修都叫过去，搞一大帮子人发正念，有的人去了，可能就是在帮旧势力的忙。

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法弟子，平时虽然尽量要求自己精進，但是离明慧上报导的做的好的同修差的很远。我信师信法，但是修炼路上跌跌撞撞，做的好的，不好的，都有。就是这样，我仍然在这么大的病业关中闯了过

来，所以希望现在正在病业中的同修一定要有正念，记住师父讲的“七分精神三分病”（《转法轮》）的例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所以哪怕这边看起来是在流血，其实真实的一面只不过是水龙头在流水，不要被人这边的假相所动，坚定的信师信法，那么大法就能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解体一切邪恶及归正不正确状态的威力来。

师父在《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三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当邪恶在发挥它那个邪恶的时候，表现是不可一世的，落在实处时是很虚弱的。当然恶人在为邪恶表现时，只要大法弟子无漏的正念表现一强，恶人就心虚，甚至被正念所治，就是这个状态。”病业假相也是这样，那个假相表面上看起来很可怕，实际上很虚弱，只要大法弟子正念一强，马上就会消失，所以一定要有信心，自己是大法弟子，修的是宇宙大法，法是无所不能的，一定不要被表面的假相吓住，正念一强可能马上就闯过来了。

二、帮助同修闯过病业关

我在不同时期帮助过我的父亲、几个月大的女儿、被鬼上身的一位女同修及比较精进的阿姨闯过病业关，他们的情况都各有代表性。

1、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七二零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学法炼功从不懈怠，但是据他说，他之前从来没看到过师父讲法中有说过学法轮功能修成神的话，他一遍遍的学法，只看到如何做好人，所以，我认为他之前应该就是属于学法不得法的那种学员。他这样的状态，在七二零之后无法走出来，也属于正常。大约在二零零五年的时候，他在大家的交流帮助下，也走出来讲真相了。二零零六年，他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他这个可能是一个常人刚走入修炼的第一关——病业关，同时被旧势力逮着机会，钻

己的问题，那才是最准确的。而且我自己在洗脑班被迫害，除了自己那些根本执著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位同修在不了解我的真实状态的情况下，不负责任的随口说了一句话，而我又听进去了，导致自己摔了大跟头，走了一年多的弯路，而这位说话的同修也因不修口经历了本不该有的魔难。

（2）在帮助同修闯关中，自己修炼提高

在帮助同修 E 发正念闯病业关中，我除了对师父的正信的心性有了质的飞跃，还有很多心也认识到，去掉了，在这里一并写出来。

同修 E 的病业基本闯过来了，而我帮助同修 E 发正念的经历，师父却点化我，不允许我把这次正念除恶告诉任何人，包括同修 E 本人。我虽然当时并不理解师父的深意，我还是照做了。在我把握自己不说的时侯，我发现自己的那颗心开始不平静了，我做了这么大的事，同修 E 居然不知道？！这是求感恩的心。其他同修不知道？！这是求名的心。我无私的放下了自己的安危帮助同修，我多了不起！这是自我陶醉、自我膨胀的心。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因为度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的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而我呢？心里是讲报酬的，最起码是希望同修 E 感激我；也求在同修中的名；“不讲代价”这方面是在给同修发正念，却把邪恶招到自己身上了，自己没后悔，不动心，在此时达到了法对我目前这一层次的要求了。师父不让我说，就是要我修出神佛应该有境界，要“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那几天我控制自己，确实憋的够呛，同修们看到这里，可能觉得好笑，我自己也是这次才意识到自己这些执著心原来强到了这种成度了！

当在集体学宪法时，同修 E 说自己认识到了不足，所以就一下子闯过来了，她又说，有人老说发正念发正念……，我当时感觉她说的就是我。当时，我听到这里心里“咚”的一下，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那种象被不公正的打了一棍子的感觉让我

一种执著心了，叫疑心。久而久之，他自己弄不好还会招来的。你自己得把心放下，根本就不存在了。”

我想起 E 同修之前跟我交流她是怎么在被绑架中一次次正念闯关的，都是因为她想到了师父的相关讲法，她说法学了，要会用。关键时刻想到师父的讲法，法就起作用。我意识到我想到的师父的讲法，已经起到了法的无边威力了。那条蛇解体了。而此时我已经足足给同修 E 发了两个半小时的正念了。人这边身体已经软绵绵的了。期间，有一瞬间我看到自己的正念覆盖了我所在的整个工业区。在过程中还有很多的法理打到我脑海里，一颗颗的执著心，象一个个黑色的小炸弹似，全部炸掉了。在那两个小时，我的心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人发生了飞跃似的升华，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两个半小时我整个生命的升华。我知道，我做的一切，看似是为了帮助同修，其实也是在师父的苦心安排和呵护下，在走自己的路，认识自己修炼上的不足，并加以归正，同时建立自己的威德。而最终邪恶的解体，一切一切都是师父做的，师父只要我这颗向上的心和在险境中为他的心及信师信法的心。感恩师父为我和同修 E 所做的一切。

这时师父点化我，说可以了，剩下的，她自己就能对付了。后来同修 E 自己也找到了被邪恶钻空子的所在，她抄师父讲法用了一个不出墨的笔，所以有的字抄的缺这少那的，这是不敬法的心， she 就把抄错的烧掉了，身上的伤也就结痂了，但她现在还是疼。我悟到，可能就是让她找她自己的根本执著的。虽然我看出她某些方面的问题，但是觉得自己说的也不一定在点子上，所以就没有直接指着同修哪些不足说，只是经常会谈自己在修炼中的一些体悟。我知道修炼人哪方面的口都要修，如果不是真正的看出同修的问题，也不能乱说话干扰到同修，这是那天我学法学到《转法轮》中的“有些人不了解气功的真实情况，玄而又玄的乱发表意见，结果造成一种很混乱的现象。”师父突然点化了我一下，我知道自己不能乱发表意见，会让同修很混乱的，应该让同修 E 在法中修，从而找到自

空子迫害，它们的意思就是你能闯过来就承认你，闯不过来就拖走你。表现是，每天特别饿，半夜里都要爬起来吃东西，但是越吃越全身无力，最后几乎走不动路了。父亲后来完全虚脱的时候，被妹妹、妹夫强制性的拉到医院，检查说是什么心脏病并发肾病的绝症，还不能治，只有回家等死。那时，我正在遥远的地方的资料点上，父母亲把我叫回了家。

我回家后看到父亲的情况，我深知，作为他的同修，我发正念只能解决他的外在，真正的内在问题，我无法通过发正念来解决。而每个人的修炼背后牵扯着复杂的巨大的因素，只有师尊才能够给他平衡解决，给他全部摆平，但是需要他有正念。所以，鼓励他的正念，加强他的正念就是当时最重要的。因此，我没有给他发过一次正念，只是不断的跟他交流，他自己在过程中也越来越信师信法，相信自己如果在法上就一定能闯过来，随着他的正念越来越强，他自己学法学的越来越多，并不断的发正念，他把师父相关的讲法抄下来，背诵。我发现他的真我在变强大，慢慢的在冲出邪恶的包围。而那之前，他已经把遗嘱都写好了的。这时，我离开了家。后来听说，他又不行了。正好此时，母亲在路上遇到同修舅妈，舅妈说：“让他半夜别起来吃，看他能不能饿死。”那意思就是不要配合那饿的感觉，同时放下生死。我父亲听了母亲捎来的话，心里一震，明白是师父在点化他放下生死，那个晚上开始控制自己没吃。乍听起来，感觉不吃东西很容易。但是据父亲说，那也是很难做到，一晚上饿的仿佛要死了一样，那起床吃东西的强烈欲望也是很难控制的。当他放下生死，一个晚上没吃后，他第二天就有了点力气，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晚上都不再起床吃，他身体很快恢复了正常。

后来我听父亲念叨师父的讲法：“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法轮大法 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当他闯过病业关后，法理在他面前豁然展开，他不再是那种学法不得法的学员，而是成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现在的他稳步的做

着三件事，十几年来经他讲真相得救的人很多，而且他非常有耐心，有慈悲心，又讲的特别透彻。遇到难啃下的“骨头”，他从不放弃，多次去讲，有的直到临终的时候，对方才听明白，退了邪党。得救的生命说出的话，我听后感特别感人：“我不怕死了，我知道我是有人管的生命了。”我为众生的醒悟而感动，更为父亲在大法中修出来的锲而不舍的慈悲而感动。

在帮助父亲的过程中，我主要不被亲情带动，实际上我早在那之前就放下了亲情，因而讲出的话有法的力量，另外，是从根本上加强了他本人的正念，使他很快冲出了邪恶的包围。同时，我在帮助父亲的过程中，我升华的非常快。我感觉自己从一个天体中冲了出来，进入了一个空荡荡的地方后，又冲入了另一个天体，而这个天体与原来的天体完全不是一回事，连法理的展现都完全不同了。我知道，父亲将来一定会在当地起很大的作用。最后，父亲是因为放下了生死，扭转了观念而闯了过来。

在这里，我还有一点个人体悟想跟同修交流，作为帮助他的同修，千万不要认为是自己在带病业中的同修闯关，我们能做的是不断的鼓励病业假相中的同修，跟他一起学法，加强他本人信师信法的正念，当他的真我一清醒的时候，真正的能够把心定下来，信师信法，他本人就能够正念的闯关，这时，师父就能出手帮他，最终真正把同修背后一切不好的因素解决摆平的是师父和大法。如果把自己的作用摆高了，很可能旧势力会因此抓着病业中的同修不放，而夺走同修的肉身。

2、带几个月大的女儿闯病业关

女儿二零一零年出生，是一名坚定的大法小弟子。我在怀孕时，她就托梦告诉我，她是来修炼的，一定要带好她。现在她每天跟我通读一讲《转法轮》，其他经文也在系统的学，三点五十起床参加晨炼，打坐双盘一个小时，跟我一起出去讲真相时，做的不错，法理也悟的不错。在她心中，师父和法是至

除恶的诗句，感觉到强大的能量象电流一样从我身体一浪浪的涌向外面，而我平时发正念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大的威力，盘在我身上的蛇一截截的断了。但是马上它又恢复了原样。我发正念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期间强大的正念，让我清晰的意识到，这强大的功不来自于我，应该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返修与借功”讲的，“这功不是自己炼出来的，是从觉者那儿来的，”和师父在“治病问题”中讲的“我把我的功分给我带的弟子，每人一份，都是上百种功能合成的能量团。”我知道帮助同修 E 解体邪恶的功是从师父那里来的，也就是我自己有这样的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而我只是有一颗坚定除恶的心，在自己不能抵挡的时候，有一颗信师信法的心，就会得到师尊的加持。

后来我想到师父《各地讲法十》中《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到：“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我就想，我大，它就小，瞬间它就缩成了一条几寸长的小黑蛇，我一脚踩在脚下了。但是它并没有死。我继续发正念，但是有点放松警惕了。只几秒钟我思想跑了神，这条小黑蛇从我左肩胛骨处钻了进去，同时我身体打了一个冷颤。这时我思想中有个声音问我：“你后悔吗？”那意思是你后悔帮助同修，结果招致魔难到自己头上了吗？我平静的却一点没有犹豫的说：“不后悔。”这时，师父《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打到我脑里，“可是你是修炼的人，你的心放的下，师父一定会管你的，它虽然弄进来了，回头用不了多长时间师父就会把它给你变成好东西。”然后《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也打到我脑海里，“还有一种人，过去人家说他身上有附体，他自己也感觉有。可是一旦给他拿掉之后，他那个心病去不了，他老是觉的那个状态还存在，他认为还有，这已经是

的不管，同修们也不会知道。但是当时我立刻想起师父《法轮大法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说的：“宇宙过去是为私的，就说人吧，那真的是在关键时刻不管别人的。我在正法开始时候，一些神跟我说“就你管别人的事”。你们听了也觉的不可思议，因为你们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正法正觉的生命。”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是法中修出来的最正的生命，完全为了别人的生命，怎么能象旧势力那么无耻，为了保全自己，置同修的安危而不顾。所以我坚定的对它说：“我是正法弟子，清理邪恶就是我份内的事，我非要管。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也该管。”这时师父让我想到我自己在二零一六年被绑架到省洗脑班，被迫害屈服的原因是在我完全抵挡不了那么多邪恶的时候，即便自己正念不足，也完全可以靠对师父的正信闯关，但是当时我完全没意识到“正信”，这方面我平时没扎实的修过，甚至连概念都没多少。而以前几次正念闯关只凭自己在法中修出来的正念。而上次跟同修 B 一起闯过鬼上身的关，我只是认识到了自己对师的正信不足，并没有实际面对，去修过。

这次给同修 E 发正念的过程中，师父同时让我想起在省洗脑班的一幕幕，我知道是师父让我在这次经历中让我修出对师的“正信”。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师父在《法轮大法 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可是你们真需要我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佛恩浩荡的那一面，（热烈鼓掌）因为你们是特殊的，你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热烈鼓掌）你们曾经与正法同在！”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我悟到，当将来我们的宇宙真的需要师父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对师的“正信”，就会看到佛恩浩荡的一面。我明白这次师尊让我帮助同修 B 就是让我做到，当一个正法正觉的生命在感觉无助的时候，不能逃避，而要正信师尊，提高上来。所以无论我觉得自己多无能为力，面对它，心里有多恐慌，我还是镇定下来，就相信师父在我身边，它一定动不了我，我一定能做到清理邪恶。我请求师父的加持，集中所有的精力发正念，有时候会想起《洪吟二》中关于

高无上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她一定要跟师父回天上的家。但不爱发正念，平时也不怎么实修自己，贪玩。她很多心都是师父给她来了个小魔难，她大哭一场后，突然明白了，然后才去掉一点执著的。

为了她能顺利闯过第一大关——病业关，师父对她也是精心的安排和照顾。那是在二零一一年她几个月大的时候，我修炼状态不太好，当时 A 同修主动要我住到她家，希望能互相帮助，共同精進，而这位 A 同修就是把自己的儿子成功的带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法弟子，修炼过程中她带儿子多次闯过病业关。就是在她家住的期间，我去了一趟 B 同修家，B 的女儿正发着高烧，我呆了一晚上，又返回 A 同修那里，这时我女儿也发起了烧，从常人角度看，我女儿是被 B 同修的女儿传染的。开始我内心还是很平静的，知道她是小弟子，消业，不会有事。我就给她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她的高烧也一直不退，一天后，她脸还是烧的通红，这时，我心里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稳了。这时 B 同修打电话过来说，她女儿越烧越厉害，已经人事不省。我一想我女儿，一天没睁眼，不也是人事不省吗？我是强按捺着自己的心学法，过没多久，B 同修又打电话过来说，她把孩子送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她再晚一点送就烧成肺炎了，有生命危险，现在她孩子在挂点滴。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她一会儿一个电话，谈自己女儿病情多重，而我女儿表面上看就是被她女儿传染的，她一打电话，我整颗心被她揪上揪下，简直要崩溃了。我女儿一直烧着，一直不醒。我一会儿觉得，女儿托梦给我了，她是修炼人，不会有事的。一会又想，她才几个月大，又没有实修过，这算修炼人吗？别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呀！现在旧势力为了破坏法，钻空子多厉害呀！也确实有很多被旧势力钻空子，孩子被病业拖走的事例。一天两天三天就这样过去了，她还是发着高烧，不睁眼睛。摸着她的衣服都是滚烫的，我控制着自己去学法。师父期间看我过关的艰难也点悟

着我，当我想自己修炼状态不好，怕她被钻空子时，师父讲法中打过一念：“你修炼状态不好，那是你自己的事，这并不能改变她是大法弟子的事实。”不是原话，大体这意思。同修 A 也不断的给我正念支持，在我心神不宁时，她就跟我交流，加强我的正念，我艰难的闯着关。说实话，这病业虽然在我女儿头上，但是对我心性的考验，远远超过了自己过关：信师信法到什么成度？对女儿的亲情放的下吗？顾虑她闯不过来怎么办？翻江倒海的念头一直折磨着我，我不断的排斥那些杂念学着法。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关真的够大的，如果我没有那样去学法，如果不在同修 A 家住，我是无法闯过这一关的。当烧了四天四夜后，女儿睁开眼睛醒了。我突然看到她身体放射出夺目的金色光芒，而几乎同时，我心中的一堵墙推倒了，我信师信法的心又一次发生了质的飞跃。心性升华了。感恩于师尊的苦心安排救度，感激同修 A 的无私帮助，要知道在那种极限情况下，如果不是同修 A 的心性很扎实，怎么敢担当那么大的责任啊？

这里要说的是，这四天四夜虽然女儿表面上在睡觉，但我一直给她放着师父的讲法录音，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但有的人听觉部份没问题，他睡的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常人空间就是迷的空间，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虽然她肉身只几个月大，还不会说话，而且表面迷的空间又好象在发烧睡觉，但元神可不小，明白着哪，她这四天四夜应该一直在学法，所以在师父大法的加持下闯了过来。

现在我看身边有部分同修的孩子，基本是个常人状态，我想主要是小弟子作为修炼人，第一关病业关都没有闯过来，就无法在法中提高，慢慢的就会脱离法。这最主要是作为大人的责任，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同修对待，而是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跟常人一样的舍不得他吃苦，担心他身体。结果把孩子耽误了。自己不在法上的状态影响了孩子不能真正走入修炼，而孩子不修炼吵闹，反过来又影响了自己。我女儿顺利的闯过了病业关，才能象现在一样是个真正的大法小弟子。

取命来的感觉。我当时认为是色的迫害，因为在我印象中蛇跟色几乎是同样的意思，我每次被色欲干扰时，就梦到蛇。所以根本没有想到她头上。虽然我当时琢磨了半天也没想到是哪位同修，但是我还是觉得，既然师父让我看到就是让我管，哪位同修也都是同修，而发出的神通自己知道邪恶的所在，不需要从这个空间找到对应的人。我就连续在几个小时的发正念中，解体这条蛇。我看到它在正念的作用下，乱蹦，但并没有死，后来，我有点松懈，想，是不是自己有点神神叨叨了，天目看到的，就发这么久？但是思想中有一个念指引着我，把它的毒牙打掉。

因为她起初没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她出现病业状态。从时间上，我推算了一下，大约就在我停止发正念的时候，同修 E 腰部开始疼痛，接着出现小红点，她一想是皮肤表面上，没事。这一念也象我之前的常人观念一样，被钻了空子。没事是因为是大法弟子没事，而不是因为皮肤是表面的问题而没事。后来她腰上出现红色连着片的水泡似的疮，极疼，围在腰上，并且不断的延伸，这应该就是俗称的“蛇盘腰”。这里的常人也知道，出现这种情况不用去医院，只要给那些东西烧点纸就好了，也就是说确实是邪恶生命。当然大法弟子不可能给它烧什么纸。当我到她家发现时，已经是她出现病业状态的第三天了。我看后，觉得有点触目惊心，我当时说没事，它动不了你，你很快就闯过来了。却完全没想到自己之前看的那条蛇。

第二天早上起床炼功发正念时，突然想起来，就开始帮 E 同修发正念，正念一打过去，马上看到那条毒蛇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之前天目所见的那位年纪大的女同修原来就是 E 同修。幸好，我还是发过正念，幸好扳掉了毒牙。我继续帮同修 E 发正念，这条蛇也象我之前天目所见情景一样，忽一下扑了过来，缠到了我身上。我一惊，但只要我一停止发正念，它瞬间又回到同修 E 身上。这蛇还告诉我：“只要你不管，我就不迫害你。”确实，当时面对它，我感觉力不从心，而我如果偷偷

打的很厉害，我转身还是去了 C 同修家，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解体了迫害 B 的恶鬼。使她彻底走了过来。

事后，总结了一下，B 能闯过这次生死大关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师父的看护和安排，在她最紧急的时候，师父把我叫到她家，把她带出来，在我抵挡不住的时候，师父又安排了 C 同修参与。第二是同修 C 对师父正信，不仅在自己在恐慌的时候给 B 提供了安身的地方，还帮助了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第三是同修 B 自己对师父的信和忏悔，师父又给了她一次机会，就帮了她。而事后，我和 C 都知道，如果不是师父为 B 同修清理了那恶鬼，以我们几个同修的力量根本就无法帮助 B 闯过来。第四是，我在法理上明白了，再艰险也不逃避，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和同修 C 对同修 B 开始全心全意不离不异的帮助，大家心性都到位了，师父就为我们做了这一切。

4、跟同修 E 共同闯病业关

同修 E 是一位比我大十多岁的阿姨，得法早，走出来晚。很平静祥和，很会向内找，修炼上比较扎实。讲真相做的很好，多次被绑架，都能在信师信法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平静的将邪恶解体。修炼路上病业关断断续续的有，不太重视发正念。在其他同修病业的时候，都有她无私帮助的身影，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讲真相上，她一直带着我，对我帮助很大。而我的修炼状态一直起起伏伏，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她对我起的带动作用很大。这次跟她一起闯病业关感触良多，对我的心性提高是最大的，在这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分享。

(1) 共同闯关

她这次病业的情况是这样的，其实在病业假相出现的前一个星期，我一天早上发正念看到了一条毒蛇，毗着毒牙要扑向对面的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女同修，但是同修面孔是谁，我不清楚。我看到情景还包括，我要帮助这位被迫害的同修，结果那条毒蛇就转向了我，要扑向我。这条蛇看起来很可怕，是要

3、帮助同修 B 解体鬼上身

上文提到的同修 B 离异，一个人艰难的把女儿带大，还要工作维生，同时还要照顾一个年迈几近瘫痪的母亲。因为生活的压力及各种干扰迫害，加之自己也不精進，修炼状态一直不太好。

二零零九年，同修 B 曾经跟我说过她家里有鬼，半夜里女鬼踩着高跟鞋到阳台上晾衣服。她还说她妈妈是有鬼附体的。我听了一笑了之，觉得大法弟子家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更觉得这些低层次的东西干扰不了大法弟子。几年后，大约二零一四年的一天晚上，我带孩子去她家，刚进门，我女儿就哭，非要离开那里，说那里很可怕。半夜她家里出现奇怪的声音，开关门的声音，甚至炒菜的锅铲声音。我才发现她家确实有鬼，而我也清晰的梦到同修 B 的房子里本来住着一家三口鬼，同修 B 是后来住到了人家鬼的屋子里了（她家的房子是后来买的）。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感受那种阴森恐怖的气氛，跟聊斋里的鬼屋的感觉一模一样。连续两天我跟同修 B 轮流睡，轮流发正念，她跟我说解体了一个鬼。而她妈妈鬼上身的时候驼着背，不笑时阴森森的，一笑起来又感觉特别诡异。当那两天清理掉了那个鬼的时候，她背直起来了，还说要护身符，而在这之前，她是反对大法的。但好景不长，后来又有个鬼又上了她妈妈的身体上。

两年之后，二零一六年，她妈妈突然不正常过世，鬼也就没人附了。过世第二天，师父点化我到同修 B 家帮助她，而且感觉特别急。我当时是刚从前文提到的病业状态闯过来，又被省洗脑班迫害没做好，刚出来时状态非常不好。虽然感觉自己可能没能力帮助她，但是既然师父让我去，我还是不敢怠慢，赶紧去了她家。我看到，同修 B 在家里供着她妈妈的牌位，她拿着一碗饭放在牌位前，对着空气喊：“妈，回来吃饭啦。”我一看她神经兮兮的状态，太不正常了，这哪还有一点修炼人的样子？不放心她，晚上在她家陪她。鬼出来了，感觉

一直往身体里压，我不断的发着正念，最后困的实在撑不住了，就找了师父的讲法用耳机塞在耳朵里，心想，“法往我身体里打，我看你还敢压进来不？”发现鬼确实已经不敢往我身体里压了。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想到那鬼也会往同修 B 身上压呢？怎么那么自私就没给她耳朵也塞上师父讲法录音呢？结果第二天，鬼上了她身上。她自己也知道。又因为她平时不精进，根本无法解体它。再看这时的 B 整个没有活人的气息，如同死人一般。而那个鬼附在她背后。我知道不能把她再放在她家里那个很阴的环境，就把她带到我家里住，而那个鬼居然也跟着她一起住到了我家。她很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喊我睡在她旁边，我虽然也很打怵，但是看她独自一人面对恶鬼的样子，我还是陪在她身边，她吓的紧紧的抱着我，而那个鬼依然不离开，我睡在她右边，鬼在她左边，她睡中间。无论我们学法发正念，它都缠着她。半夜，我丈夫在隔壁房间都能听到同修 B 阴森森的咯咯的笑着。几天之后，我把同修 C 叫到我家帮忙，C 半夜也听到了笑声。我们发一夜的正念，依然没有解体掉。虽然不知道那鬼与同修 B 有什么因缘关系，但是我们知道那鬼就是来取 B 同修的命的。

B 同修在我家连续住了几天，我丈夫每夜听到她阴森森的笑，终于吓的崩溃了，赶她走。不得已，我跟 C 同修商量，让 B 先住她家，我也去 C 家里住，共同对付。那恶鬼给同修 C 带来的心理压力也很大，C 很坦诚的告诉我，她对付不了，她也很怕，让我一定要去她家，共同面对。那时大部分时间就我俩帮助 B 同修，偶尔一位协调人 D 也去帮忙。B 同修依然没有解体掉那上身的鬼，并且有一段时间那鬼的邪恶劲达到极致。我心理也开始慌了，再加上我丈夫我在耳边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开始动摇，不想去了。这时 C 跟我一样，也很慌。我想找其他同修代替我去帮助 B，结果没有同修去。我就打电话告诉魔难中的 B，说我不能去了，而且我在丈夫的逼迫下，我还要她把我家门的钥匙还给我。我同时又打电话给 C 同修告诉她，我去不了了。C 在电话里说我，虽然她也很怕，自己也对付不了，但她可

以求师父帮助，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同修 C 说作为修炼人一定要信师信法。因为 C 同修七二零被非法关押迫害时，是一路正念闯过来的，所以她此时展现出了面对魔难时作为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正信。我当时听到 C 同修跟我正念很强的话时，我内心一震！突然就明白了，我为什么在洗脑班最后没做好。就是因为当自己正念不足以解体邪恶时，这时全凭对师的正信，可我完全没想到正信这回事。我知道师父是通过让我帮助解决 B 同修鬼上身这件事，让我明白我自己到底欠缺在哪里，同时让 C 同修参与，一方面在我支撑不住时，能够帮助同修 B，另一方面也让同修 C 帮助我，让我找到自己心性上的根本问题。我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同时内心也感觉到特别羞愧。明白了，我就不能再做逃兵，两个小时后，我还是去了 C 同修家，决定跟 BC 两位同修一起闯关。去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两个小时的时间，B 同修在接到我的电话时，受到沉重打击，因为她一直觉得我会陪在她身边，没想到我打算离开她，所以无助的她先跟同修 C 说一定要留下她，她可以给同修 C 生活费，然后又一个人默默的跪到师父的法像面前，恳求师父救她，说自己一定会做好。师父就帮她解体了她身上的恶鬼。再看 B 同修的形像已经正常了，再没有之前的死人样子了。而当我知道了这一切后，为自己打算临阵逃脱的心态，简直羞愧的无地自容。

本以为 B 同修至此完全闯了过来，可惜正值常人的节日，B 到常人亲戚家住了几天，状态又跌了下来，晚上又开始发出阴森的笑声。再看她的脸色又恢复了原来没有生机的样子。这次，当我回家，我丈夫又不让我去 B 那里帮助她了，这次我不被他所动，没听他的了。我丈夫抄起板凳把我一边身体直打到麻木发黑，还边打边说“就叫她死，关你什么事？让她死好了。”事情过后很久的一天，我丈夫说，他当时根本控制不住自己，而且那些话也不是他说的。我才意识到，是邪恶的旧势力在叫嚣要取同修 B 的性命，并仇恨我帮助 B。当时虽然我被